

# 尼采 与形而上学

周国平 著  
NIETZSCHE  
AND METAPHYSICS

# 尼采 与形而上学

---

周国平 著

NIETZSCHE  
AND METAPHYSIC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采与形而上学 / 周国平著；—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47-2435-7

I . ①尼… II . ①周… III . ①尼采，  
F. W. (1844~1900) —哲学思想—研究 IV .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34047号

书 名 尼采与形而上学

作 者 周国平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刘 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mailto: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435-7

定 价 28.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尼采与形而上学》再版自序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于1988年底，1990年9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初版。当时只印了二千册，此后这个单行本一直没有重印，如果不算是该论文的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周国平文集》，读到它的人真是少而又少了。

但是，我本人对它的重视远超过那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因为我在其上花费的心血要多得多，它是我对尼采哲学作了系统研究之后的成果。写《转折点》时，我只是尼采作品的一个爱好者，而在这本书中，我真正深入到了尼采的问题思路之中，对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思想给出了相当清晰的分析，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位关心人生问题的诗性哲人，更是一位对西方哲学核心问题有着透彻思考并且开辟了新路径的严格意义上的大哲学家。

二十世纪以降，西方哲学的基本趋向是否弃以柏拉图的世界二分模式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从这个角度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尼采最早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是他在哲学上做的主要工作，也是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贡献。他完全是以哲学的方式进行这种批判的。对哲学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着重读一读本书的第二、三

章，其中分别阐述了尼采的两个用当代哲学的眼光看十分前卫的观点。其一是“语言形而上学”，揭示了语言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形成中起的关键作用，把语言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提了出来。其二是“透视主义”，论证了认识即解释，不存在摆脱透视关系的所谓本体世界，世界只能作为现象存在。这两个观点显示了尼采的卓越的哲学悟性和创见。

当然，尼采毕竟不是一个自我封闭于抽象概念王国的学院哲学家，他是痛感时代的虚无主义疾患，为了探究其根源和疗救之途径，才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全面批判的。在本书的第一章，我归纳了他觉察到的虚无主义征兆，包括对信仰的无所谓态度，左右逢源而毫无罪恶感；生活方式的匆忙，不复有宁静的内心生活，勤劳——也就是拼命挣钱和花钱——成了唯一的美德；文化的平庸，内涵贫乏而外表花哨，商业成为文化的灵魂，记者取代天才，报刊支配社会。读到这些，我们会觉得尼采仿佛是生活在今天的时代似的。我想说的是，对于一般读者，本书也可能有值得一读的地方，有助于我们反思时代的弊病。我相信读者还会发现，虽然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并不难读。在不损害内容的前提下，尽可能把学术著作写得明白通畅，我认为是一种好的趣味。

本书初版时，我在“后记”中宣布，从此要和尼采阔别好一阵。这一别竟十八年过去了，真正是“阔别”啊。我心中一直觉得，我对尼采是欠了债的。关于尼采，我写了两本书，如果说本书写的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转折

点》写的是他的人生哲学，那么，还有一本书始终阙如，那应该是写他的文化哲学的。现在，两本旧作重新出版，对于我是一个督促，我要尽快把第三本书写出来，给我的尼采研究画完一个圆圈。

周国平

2007年5月15日

## 概 论

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向现代的转折中，尼采起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集中体现在：他以透视主义认识论为主要武器，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全面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世界的新解释。

促使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全面检讨的动机是他试图匡正虚无主义的时弊。所谓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丧失价值，其典型表现是“上帝死了”，使欧洲人陷入普遍的无信仰状态。尼采追根溯源，发现导致虚无主义的根源就是始自柏拉图的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用逻辑手段虚构一个道德化的世界本体，并奉为最高价值，以之否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最高价值的这种虚构性质和反对生命的性质本身蕴含着它日后丧失价值的必然性。虚无主义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过程。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提倡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把虚无主义推至极端，否定一切最高价值即一切形而上学有立足的理由，借此为一切价值的重估和形而上学的重建扫清了道路（见第一章）。

逻辑和道德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两块基石。尼采的形而上学批判的特色在于，他精辟地分析了逻辑和道德的发生以及被实体化为形而上学的心理过程，他称此种分析为“形

而上学的心理学”。对于道德的分析，本书略去，请参看拙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七章。就逻辑而言，尼采着重分析了同一律和因果律如何因内心世界现象的误释和语言的迷惑而形成，又如何导致虚构一个持存不变的、作为终极原因的本体世界。在揭示语言对于哲学思维的支配作用时，尼采把语言作为一个重大哲学问题提了出来，预示了西方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见第二章）。

透视主义是尼采从反形而上学立场出发提出的一种认识理论，这种理论把一切认识包括逻辑和形而上学都看作由强力意志（实践需要）所发动的对世界的解释。透视的产物是外观。从不同的透视中心出发，对世界便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式，也就是可以用不同方式构成外观世界。在外观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一个作为“自在之物”的本体世界。世界无非是从一切可能的透视中心出发所获得的外观的总和，即“关系世界”。尼采用透视主义否决了任何形而上学体系充当绝对真理的权利，为多元化的世界解释开拓了广阔的可能性（见第三章）。

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尼采试图重建形而上学。重建的途径之一是价值的翻转，针对传统形而上学把知性透视绝对化而强调的“存在”观念，高扬诉诸感官证据的“生成”观念。重建的途径之二是由生命和人类现象类推世界整体，把生命特有的透视泛化，而以强力意志为透视的原动力，由此得出世界是强力意志的结论。“强力意志”观念是对“生成”原因的说明，因而是对“生成着的世界”所作的一个具体规定。如果说世界的本质是强力意

志，那么，这一本质的展开方式便是永恒轮回。世界是永恒轮回着的强力意志。尼采自觉地把强力意志说视为他对世界的新解释，即他用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战胜虚无主义的新价值设置。他在重建一种作为世界总体解释的形而上学的同时，扬弃了那种作为终极真理体系的形而上学（见第四章）。

# 目 录

《尼采与形而上学》再版自序 / 1

概 论 / 1

## 第一章 欧洲虚无主义：形而上学的危机 / 1

### 什么是虚无主义 / 3

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 / 3

不速之客的到来 / 5

上帝死了 / 9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 / 13

科学与虚无主义 / 19

现代的双重阴影 / 24

### 从形而上学到虚无主义 / 30

神话的毁灭和形而上学的兴起 / 30

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实质 / 33

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原型和虚无主义的发端 / 41

德国哲学：形而上学走向瓦解和虚无主义走向成熟 / 49

### 彻底的虚无主义 / 60

真诚意识和彻底的虚无主义 / 60

积极虚无主义和消极虚无主义 / 65

“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 / 69

一切价值的重估 / 73

## **第二章 逻辑和语言批判： 形而上学的心理分析 / 79**

**内心世界的现象论 / 81**

驳“意识事实” / 81

“不存在所谓意志” / 85

析“我思” / 91

“主体”派生出“实体” / 97

**知性发生学 / 104**

知性不能自我批判 / 104

逻辑的非逻辑起源 / 107

同一律的来历 / 109

因果律的来历 / 114

逻辑与形而上学 / 117

**语言形而上学批判 / 120**

语言的发生——隐喻论 / 120

语法与逻辑 / 124

语言与形而上学 / 128

破除语言的遮蔽 / 134

## **尼采与哲学中的“语言转向” / 138**

- “语言转向”与反形而上学主流 / 138
- 追问语言的存在论基础 / 142
- 走向语言本体论 / 146
- 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 / 150
- 恢复语言的无限能产性 / 153

## **第三章 透视主义：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 159**

### **作为认识的强力意志 / 161**

- 认识的生物学含义 / 161
- 强力意志和对世界的图解 / 166

### **透视主义 / 170**

- 认识的人类中心论含义 / 170
- 情绪冲动的透视学 / 173
- 认识即解释 / 178
- 透视的多元性和关系世界 / 183
- 透视的产物——外观 / 191
- 关于“自在之物” / 198
- 关于认识的界限 / 202

### **真理问题 / 208**

- 真理的诸定义 / 208
- 真理的悖论 / 214

## **第四章 强力意志和永恒轮回： 形而上学的重建或扬弃 / 223**

### **重建形而上学的途径 / 225**

价值的翻转 / 225

从自我到世界 / 229

### **强力意志 / 235**

从生命意志到强力意志 / 235

强力意志与价值 / 244

世界是强力意志 / 250

尼采的世界观念 / 259

### **永恒轮回 / 267**

瞬时体验和“新的世界观” / 267

世界没有常新的能力 / 272

给生成打上存在性质的印记 / 278

永恒轮回、虚无主义和命运之爱 / 283

### **结语 / 291**

### **主要参考书目 / 299**

### **本人关于尼采的著译目录 / 301**

### **后记 / 303**

# 第一章 欧洲虚无主义：形而上学的危机

虚无主义可以说是 19 世纪的“世纪病”。通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的作品，人们已经熟悉那些寻找不到生存意义的“多余的人”的倦怠身影。其实，在浮士德博士的虚幻追求、德国浪漫派骑士的缥缈憧憬背后，也不难发现人生虚无的悲哀。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虚无主义业已成熟，表露出了明显的歇斯底里症状。

然而，正像加缪所指出的，是尼采挑起了虚无主义的全副重担，使虚无主义第一次成为有意识的东西。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把虚无主义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提了出来。

虚无主义问题是尼采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对侵袭欧洲（包括他本人）的这种疾病深感忧虑，试图探明病因，加以治疗。正是这一动机促使他对欧洲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的考察，从中发现了虚无主义的根源。虚无主义由隐而显，终于蔓延开来，无非是形而上学陷入根本

危机的表征。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尼采又把虚无主义推至极端，主张一种彻底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以此从根本上摧毁旧形而上学的基础。然后，在虚无主义的基础上，他试图建立起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用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反对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构成了尼采在哲学上的主要工作。

# 什么是虚无主义

## 尼采之前的虚无主义

据海德格尔考证，在哲学上首先使用“虚无主义”(Nihilismus)一词的是雅可比。雅可比在1799年给费希特的一封信里提到，他本人把唯心主义斥为虚无主义。很显然，他所使用的含义，与后来很不相同。

“虚无主义”一词流行开来，主要是通过屠格涅夫。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了他的那部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代表作《父与子》，其中的主角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巴札洛夫。屠格涅夫自己说，巴札洛夫的原型是一个使他大为惊叹的外省青年医生，“照我看来，这位杰出人物正是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阶段，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化身。”<sup>①</sup>在小说中，巴札洛夫的朋友和崇拜者阿尔卡狄这样说明虚无主义的含义：“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sup>②</sup>巴札洛夫也自称“否认一切”，他嘲笑普希金和诗，艺术，科学，逻辑，贵族制度，自由主义，

---

<sup>①</sup> 转引自鲍戈斯洛夫斯基：《屠格涅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317页。

<sup>②</sup> 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228页。

进步，原则。后来他堕入情网，爱上了贵族女子雅津左娃，可他立即对自己的这种感情深为厌恶，加以否定，对意中人说，爱情“只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感情罢了”。

屠格涅夫笔下的虚无主义者是反对一切权威的偶像破坏者，他们只想破坏，无意建设。阿尔卡狄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向巴札洛夫指出：

“您否认一切，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您破坏一切……可是您知道，同时也应该建设呢。”

巴札洛夫答道：“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sup>①</sup>

事实上，在当时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这种否定一切的思潮有着相当市场，青年文学评论家皮萨列夫就是一个典型。他在1861年写道：“请容许我们用我们天生的怀疑主义来摇撼那些恹恹待毙的东西，那些陈腐的破家当——你们所称作普遍权威的东西。”“我们年青人阵营的一句结语是——可能击溃的，必须击溃；受得起打击的，才是合适的；一击即溃的，尽是废物；无论你向右打去，向左打去，也不会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害处的……”<sup>②</sup>这种破坏一切的激情在当时俄国农奴制度下无疑有革命性作用，但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却是人生无目的、无意义的悲观情绪。皮萨列夫在与拉夫洛夫论战时说：“拉夫洛夫向生活过程外寻找生活的理想和目的；我则在生活中只看见其过程，而排

---

① 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第262页。

② 转引自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437页。